



角斗场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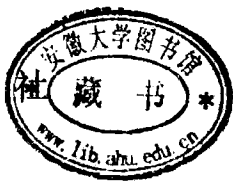
——尼克松回忆录

上 场 斗 角

〔美〕理查德·尼克松著

刘炳章 卢珮文 隋丽君 译

新 华 出 版



IN THE ARENA

by

Richard Nixon

Published by Simon and Schuster, 1990

根据美国西蒙和舒斯特出版公司 1990 年英文版译出

责任编辑:张佩兰 周荣德

封面设计:孟庆谷

角斗场上

〔美〕理查德·尼克松著

刘炳章 卢珮文 隋丽君 译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建设日报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13.5 字数:280 千字

1990 年 8 月第一版 1990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7-5011-0844-7/K·119 定价:5.60 元

(内部发行)

出版前言

《角斗场上》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 1990 年刚发表的新回忆录。1978 年，他发表过一部回忆录，那时距离他 1974 年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还不久，调门比较低沉。但近十年来，这位前总统又积极参与国内和国际政治生活，重新活跃于“角斗场”上。因此，他在现在这本回忆录中不仅从新的角度回顾了他自己多次大起大落、充满戏剧性情节的经历，而且根据他近年的亲身感受纵谈当今世界风云，进一步发挥了他先后在《真正的战争》(1980)、《领导人》(1982)、《决不能让越南局面重演》(1985)和《1999：不战而胜》(1988)等书中提出过的论断和谋略主张。此书发表后立即成为美国的畅销书之一，并受到国际评论界的注目。

尼克松初登角斗场，是在 1946 年第一次竞选国会议员的时候，以后几经荣辱盛衰，终于在 1968 年登上总统宝座，并于 1972 年赢得连任。正当他权极位尊而踌躇满志的时候，1973 年揭发出来而且越闹越大的水门丑闻却迫使他翌年不光彩地下台，跌入了深渊。现在，尼克松在《角斗场上》一书中力图为自己在水门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辩护，这一点在美国舆论界遭到颇多非议。然而，这位在角斗场上饱经风霜，如今已 76 岁的前总统，在回忆历历往事的过程中，毕竟披露出美国政治角斗场上和场外的不少内幕，其中不乏令人感兴趣的有助于我们了解美国政治的秘闻故事。

但是，美国之外的读者更感兴趣的，还是这位美国前总统在这部新的回忆录中，是怎样地描述他在当政的岁月里，尤其是在他下台后的十几年来，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领导人的交往，以及他是怎样地剖析美国对外政策成败，为当今美国统治者的世界战略出谋划策的。一些评论家指出，尽管尼克松必然受到他的执拗偏见的局限，但是他提供的大量第一手材料仍是值得一读的。

本书一开卷，就是尼克松回顾他 1972 年初访华、会见毛泽东

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这一段往事，他把这件事视为自己政治生涯中风光无限的顶峰。人们记得，尼克松1967年作为在野的政治家，就经过反思而发表文章，检讨了他本人也参与执行过的美国战后对华政策。尼克松1972年重新打开美中关系的访华之行，则被公认为他执政六年期间的最大成就。下台以后，他又几次来过中国，特别是在1989年秋第六次访华，并力主维持美中关系。在本书中，尼克松相当坦率地说明，他之所以采取这一态度，首先是出于美国自身全球战略利益的考虑，不仅考虑到苏联，甚至还考虑到拥有“成为军事和政治大国的潜力”的日本。与此同时，尼克松毫不讳言，他主张维持美中关系，是企图利用这条渠道继续对中国的局势发展施加影响，也就是继续搞“和平演变”。鉴于尼克松的这些主张已大体上为美国现政府所采纳，读一读尼克松这本书，将有助于我们保持更清醒和更复杂一些的头脑。

众所周知，尼克松是以一个顽固反共的政客身分起家的，反共是他几十年来根深蒂固的一贯本色。不论在台上或台下，他始终是为美国统治集团效力的一名重量级角斗士。在本书中，他对当今世界形势的分析，特别是他对苏联、东欧的事态发展以及他对我国去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的论述，无不浸透着他的这一反共本色。在本书最后的若干章节中，他更是不遗余力地为资本主义涂脂抹粉，而对共产主义事业则竭尽攻击诬蔑之能事。我们在翻译出版本书时，基本上保留了尼克松反共言论的原貌，以利于读者研究批判。

在编辑本书过程中，我们得到了李延宁、姚云等同志的大力指导，并得到黄礼金等同志的具体帮助，在此谨向这些同志致以衷心的感谢。

新华出版社

罗斯福引言

受信赖的不是批评家，不是指出强人有何失误或者指出干实事的人在哪些方面本来可以干得更好的人。荣誉属于在角斗场上翻滚的人，这些人汗流满面，血污斑斑；他们英勇地战斗；他们不断出现失误和缺点，因为只要做事，就免不了有失误和缺点；然而他们确实努力干实事；他们满腔热情，洋溢着伟大的献身精神；他们致力于一项崇高的事业，他们如果有幸得到成功，终于能欢庆取得伟大成就的胜利，如果不幸遭到失败，至少也是在敢于冒大险后遭到的失败，因此决不能把他们同既不知胜利为何物也不知失败为何物的冷漠胆怯的人相提并论。

——西奥多·罗斯福

目 录

第一部分

- 1. 高峰和低谷 3
- 2. 在野 20
- 3. 复始 43

第二部分

- 4. 家庭 77
- 5. 宗教 87
- 6. 教师 95
- 7. 斗争 106
- 8. 财富 113

第三部分

- 9. 目的 123
- 10. 时间 128
- 11. 节制 135
- 12. 阅读 146
- 13. 谈话 152
- 14. 记忆 159
- 15. 思考 166
- 16. 消遣 173
- 17. 疾病 182
- 18. 紧张 190

第四部分

19. 风险	203
20. 政治	220
21. 权力	228
22. 讲话	235
23. 电视	245
24. 隐私	253
25. 帕特	261
26. 朋友	270
27. 敌人	278
28. 传播媒介	286
29. 竞选	299
30. 工作人员	308
31. 治理	317

32. 实用主义	325
----------------	-----

33. 沉默	332
--------------	-----

第五部分

34. 哲学	339
--------------	-----

35. 事业	349
--------------	-----

36. 地缘政治	356
----------------	-----

37. 决定	377
--------------	-----

38. 战争	384
--------------	-----

39. 和平	394
--------------	-----

第六部分

40. 黄昏	407
--------------	-----

第一部分

1

高峰和低谷

1972年2月21日于中国

从北京机场驱车前往政府宾馆使人有神秘之感。在先后担任副总统和总统的那些年月里，我曾经对梵蒂冈、克里姆林宫、东京皇宫、凡尔赛宫和威斯敏斯特进行过正式访问，但是我的那些访问的经验在这次访问中都用不上——这是美国总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的第一次访问。我1964年在卡拉奇会见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时，他曾经极力劝我到北京去。当时他刚从北京回国。我问他对什么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他回答说：“人，在街上鼓掌、欢呼、挥动巴中两国国旗的几百万人。”中国政府轿车的窗帘是遮着的。然而我从细缝向外看时可以看到，除了每隔几百码有一个孤零零的哨兵站岗以外，街上闻无一人。

机场上的仪式完全符合外交礼节的一切要求——很有礼貌而又很冷淡。在凛冽的寒风中，周恩来穿了大衣，但是没有戴帽子。当尼克松夫人和我走下舷梯时，他开始鼓掌。我们也跟着鼓掌，因为

我们从1959年对莫斯科的访问中了解到这是共产党国家的习惯。我伸出手来握他的手。后来我才知道这对他有多大意义。仪仗队很引人注目。也是后来我才发现仪仗队员是周亲自挑选的。他们个个身材高大、挺直，装束十分整齐。军乐队奏起美国国歌。这支歌用的是英国的一支古老的饮酒歌的曲调。我在对另外一些国家的访问中了解到，这支歌的曲调是很难演奏的。事实上，在一些地方，这支歌的曲调变得几乎无法识别。然而中国人演奏得好极了。

我对我们的东道主会怎样接待我们心中无数。亨利·基辛格为领导人杰出程度订的标准异常之高，他把周同戴高乐并列为他所见过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外国政治家。

这位老练的外交家立即使我感到轻松。在我们离开机场时，他说：“你同我握手是越过世界上最辽阔的海洋的握手，这个海洋就是长达25年的互不交往。”他对我说，他觉得他通过我写的《六次危机》一书已经了解我。是他要人把这本书译成中文的。我听了感到很意外。他说我一生中既得到过伟大的胜利，又遭到过严重的失败，但是我表现出东山再起的能力。在我访问期间，他曾经几次重复这番话。比方说，在有一次我们乘飞机在中国上空飞行时，他说，逆境是一个好老师，一辈子一帆风顺的人是不会有力量的。这话出自一个受过长征锻炼的人之口，我认为是一种不寻常的赞美之词。

参观长城、紫禁城和其他名胜使我们了解到，这个有十亿人口和四千年历史的国家可看的东西是何等的多。柯曾勋爵说过大意如此的话：中国是一所学生永远毕不了业的大学。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宴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席间军乐队奏起《美丽的亚美利加》和我喜爱的其他歌曲。周是无懈可击的东道主，他用筷子为我们夹菜，接着同我一道拿着用一盎司酒杯装的茅台酒向主宾席上的50多人一一敬酒。茅台酒是一种53度

的中国烈性白兰地酒，周对我说这种酒“能治百病”。

最令人难忘的是我同周和毛的会见。我们后来听说毛已经患了轻度中风，虽然中国人民不知道这件事。他仍然很受他的助手和随从尊敬，他应答时话锋锐利。在我们去北京以前不久，我曾经在白宫设宴招待安德烈·马尔罗^①。我从他对我说的话中已经意识到会出现什么情况。当时他提醒我说：“你将会见一位巨人，不过这是一位面临死亡的巨人。你知道毛第一次见到你时会怎样想吗？他会想‘他比我年轻多了’。你将要会见的人一直有一种离奇的使命感，他认为他正在演出他一生中的最后一幕戏。你也许认为他在同你谈话，其实他是在对死神讲话。”他转向我用热切的语调说：“总统先生，你是在一个合乎理性的框架内行事，但是毛却不是这样。毛有一种巫师的味道。他是一个如醉如痴地耽于幻想的人。”

象斯大林一样，毛也极爱读书。他的办公室里堆满了书——不是做摆设的，而是供看的。象周恩来一样，他说他也看过《六次危机》，发现这“不是一本坏书”。也象周恩来一样，他显得在政治上很敏锐。他说：“在你们的上次选举中，我投了你一票。”我回答说：“主席说他投了我一票，那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他马上接着说：“我喜欢右派……这些右派当权时，我比较高兴。”我回答说：“我认为值得指出的最重要的一点是，至少在目前，右派能做的事情左派只能说而已。”

这次访问中的唯一令人不愉快的音调来自毛的妻子。她招待我们看了一场大力宣传的舞剧，叫做《红色娘子军》。我注意到她额上有汗，起先我以为她也许病了，大概只是由于紧张的缘故。她显然不赞成我这次访问。她厉声对我说：“你为什么不早点到中国

① 法国作家，曾任戴高乐政府文化部长，访问过中国，见过中国领导人。—— 译注

来？”

最具有实质性、也是最最令人感兴趣的会见是同周本人进行的长时间的谈判。他象我一样在发言时不用稿子，也不要助手提供材料。他不仅对中美关系问题有透彻的了解，而且对总的国际事务有透彻的了解。我们详细讨论了我们之间的深刻分歧。我们支持南越，他们支持北越。我们支持南朝鲜，他们支持北朝鲜。我们同日本建立了军事安全联盟，他们反对这个联盟。我们支持第三世界的非共产党政府，他们反对这些政府。他们要求我们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我们拒绝这样做。

既然有这样一些不可调和的分歧，是什么东西使我们走到一起呢？美国的一位中国问题专家预言，毛向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将会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准备采取什么行动来帮助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他错了。在许多小时的讨论中，从来没有谈到过经济问题。我们的共同经济利益是今天使我们聚在一起的首要因素，但是这些利益在使我们在 1972 年走到一起方面没有起任何作用。

真正的原因是我们在反对苏联称霸亚洲方面的共同战略利益。象苏联一样，中国也是一个共产党国家。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没有威胁他们，而苏联威胁他们。这是一个国家的安全利益凌驾于意识形态之上的典型事例。

基辛格和周为在这次访问结束时发表的上海公报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双方都不是试图用含糊的、没有意义的外交辞令掩饰分歧，而是说明各自在有分歧的问题上的立场。在敏感的台湾问题上，我们说出了明显的事实，即在大陆和在台湾的中国人一致认为只有一个中国。我们说我们主张双方的分歧应当和平解决。在使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和解成为可能的大问题上，公报说：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这个文件经受住了时间的

考验。双方都仍然遵守这个文件中阐明的原则。

在确定公报的具体措词这样一项辛苦的工作结束以后，周兴奋地谈到我们取得的成就。他引了毛的一首诗和另一首中国诗里的各一句，前一句是“美景在山巅”，后一句是“无限风光在险峰”。^①我说，我们现在到山巅了。

他接着提到第三首诗《咏梅》词。周说，这首诗的意思是“花到盛开的时候也就快要凋谢了”。他接着说：“你是开创者，成功的时候你也许见不到，但是当然我们会欢迎你再来。”

2月27日，我在最后一次宴会上祝酒时说：“我们的公报远没有我们在今后的岁月里为了架设一座桥梁而做的事情重要，这座桥梁将跨越16,000英里和在过去把我们分开的长达22年的敌对状态。”我举起酒杯说：“我们在这里过了一周。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一些人也许会说，这是言过其实。然而周恩来和我很留恋这个时刻，因为我们两人都有过跌入最深的低谷的经历。我们知道我们此刻登上了山巅。我们无法预知，仅仅过了四年，我再次到中国时，我已经辞去职务，他则身患癌症，危在旦夕。戴高乐曾经说过，胜利之神“几乎刚一展翅而飞，就已经收起羽翼”。

1974年8月9日于白宫

我在白宫度过的最后一个夜晚没有睡好。这倒也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在发表一篇重要讲话或者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以后，我总会很兴奋，因而很难入睡。那天晚上，我在对全国发表的讲话中

^① 尼克松在这里说倒了。实际上，前一句是不知出处的一句中国古诗，后一句才是毛主席《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中的一句。——译注

宣布，我决定辞去总统职务。凌晨两点以后，我才迷迷糊糊睡着了。

我猛然醒来，看看手表，才凌晨四点。我走过西厅，到厨房去拿一杯牛奶。我看到管理员约翰尼·约翰逊在烧咖啡，感到很奇怪。

我说：“约翰尼，你这样早在这里干什么？”

他回答说：“不早了，总统先生，快六点了。”

原来我的表停了。电池已经用了三年，没电了。

我要约翰尼为我做一些咸牛肉末，加上一个荷包蛋，而不要做我通常吃的那种简单的早餐，即小麦胚、桔子汁和一杯牛奶。我洗了淋浴，刮了脸，走进“林肯起居室”。这是白宫最小的一个房间，也是我喜爱的房间。这个房间紧靠着“林肯卧室”——林肯惯于用作办公室的房间。这个房间一度是他的两个年轻的秘书约翰·尼古拉和海约翰合用的。我坐在我喜爱的椅子上，把脚放在垫脚凳上。这把椅子是帕特^①在1962年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当时我们住在加利福尼亚。我们把这把椅子先后带到我们在纽约的寓所和白宫。我现在还是坐在这把椅子上口授我对往事的回忆的。

我想为我要以总统身份发表的最后一次讲话写一些提纲。头天晚上我已经在电视上向几千万人讲过话。现在我必须考虑向我手下的几十位白宫工作人员说一些涉及个人的话。在越南战争的吵嚷不休的日子和水门事件的更加困难的日子里，这些富于献身精神的男子和妇女曾经那样忠诚地服务过。

我无法集中注意力。我昂首闭目，脑海里浮现出在这个房间里发生的一些巨大事件。

1971年6月2日，就是在这里，我接到了亨利·基辛格所说的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接到过的最重要的来信。那天晚上，在国宴结束以后，我一直坐在那把椅子上抓紧时间

① 帕特是尼克松夫人的名字。——译注

看一些材料。快到 11 点了，亨利突然冲进房间。他上气不接下气，我想他一定是从他从白宫西翼的办公室一路上跑着来的。他交给我一封信。这是周恩来的邀请我访华的信，是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送来的。据周后来说，这是一位首脑通过一位首脑给一位首脑的信。无论是亨利还是我在宴会后一般都是不喝酒的，但是这一次我们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干了杯，酒是很陈的白兰地，是一位朋友送给帕特和我的圣诞节礼物。

我又一次想集中注意力，专心准备我的告别讲话，可是我的脑子里还是不停地在想：何以会一度升得那样高现在又落得这样低呢？

一阵轻轻的敲门声。亚历山大·黑格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页纸。我本来以为我在前一天已经签署完了所有文件，包括否决一项超过我的预算的农业拨款法案。当他把我要以总统身份签署的最后一个文件交给我时，他的脸色很不好。这是写给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的只有一句话的一封信：“我辞去美国总统职务。”

我第一次在 1953 年在椭圆形办公室见到艾森豪威尔总统时，他正在一些信和另外一些文件上签字。他抬头看我，眼睛里闪着亮光，接着对我说：“真该死，迪克^①，我的姓名要是不这样长就好了！”幸好我的姓名很短。我在信上签了名。

黑格离开以后，我只剩下一个钟头来考虑怎样向工作人员告别了。前一天我在内阁会议室会见我的最亲密的朋友和国会中的支持者时发现很难控制自己的感情。最后我突然情不自禁地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我只是希望我没有使你们丢脸。”今天我必须想办法为我的忠诚的工作人员打气。我知道我不应当谈帕特、特里西

① 迪克是尼克松的名字理查德的爱称。——译注